

雨

瀛苑副刊

沒停過的雨，使得空氣中冷颼颼的感覺更是強烈，星期一的早上，雨聲聽起來特別的明顯，鐵皮屋頂上傳來的滴答聲，半夢半醒間從被窩裡，望著露水參雜著雨珠，偶爾在毛玻璃上時快時慢的往下滑落，掙扎了許久，不情願的裹著睡衣踢著拖鞋往浴室去，試摸洗手台上一直不來的熱水，指間傳來的刺痛感，都像是可以寫在假條上的理由，讓人如此難過，毫不意外，褲子是冰的，外套也是，襪子也是，無奈的把腳套進半濕的鞋子裡，心裡想，晚上回來這雙鞋只會更濕。

在昏暗的下樓電梯中，倒數著閃爍中的數字，像是羅馬有罪之人數著通往競技場的階梯，是啊！這是我的階梯，責任感和期望不時在背後頂著我，深怕我逃跑似的，但我又能去哪呢？從中庭望向憂鬱的天空，透明大門外的風雨暫停了我的腳步，注視著被瘋狂搖擺的棕樹葉，像是外翻的傘，無力抵抗，水池中的波濤，像是被大軍侵略後的城牆，那樣的斑剝不平，唯一的不同，是門外的那場戰鬥，還在進行著，此刻的我稍稍能體會臨陣脫逃的意境，在面對以自己為籌碼的選擇時，沒人想當英雄，我知道我也不例外，但人的命運始終沒辦法由自己全權掌握，事事推擠著你，事事都有兩面，你必須要選擇，有時必須選擇犧牲，而我，也做了抉擇。

握緊手上唯一的武器，倒吸了一口氣，在開門的瞬間，我似乎可以從臉上的風速感覺到敵人想突破這扇門的慾望有多強，隨著風向調整著傘的角度，快步的跨越在積水間，左邊、右邊，熟練得找尋窪地中的突起處，帶點節奏地往前躍，左邊、右邊，兼顧著風的力道和角度，以及溼地的距離和大小，正當身體逐漸有了熱度，不遠處出現了兩步都不一定會過的障礙，繞道的念頭才一閃過，就已被時間弓起的箭給逼退，我不得不用僅存在兩個鞋面上的領土去做賭注，再次握緊我唯一的庇護，緊依著肩，往後挪了兩小步，衝向它！

起跑的瞬間，我感覺到腎上腺素流過全身所帶來的興奮感，腳尖充滿了力量，我竟然有一絲絲高興的感覺，面對挑戰的成就感？發現自己還有勇氣去衝刺的喜悅？享受這場戰鬥？此刻的我是不是已經把這場決鬥所背負的成敗給拋諸腦後？我希望我是，是

這種能放開一切去奮鬥的人，不留下任何遺憾，像個英雄一般，為了不一定會成功的事用盡心力，往前飛！在空中睜大了雙眼，我咬著牙，似乎可以感覺到停留在空中的那一瞬間，伴著從身體傳來心跳聲，我才發現我的心跳是這麼的有力，這樣的讓人著迷，這感覺讓我沒有心思去想接下來會發生的事，而結果，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了。

用同樣的步伐走完剩下的路，沿路沒有觀眾的喝采聲，也沒有國王的目光，陪伴著我的，是也在雨中掙扎的殘破花朵，即使失去外人所在意的一切，卻依然在雨中用存在來綻放美麗。

2010/09/27